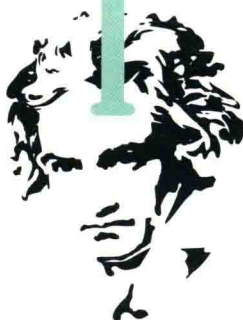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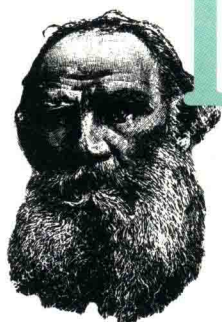


· 全译本 ·

名人传

Des célébrités



[法] 罗曼·罗兰 著
(Romain Rolland)

方悦 译

教育部统编语文教材指定阅读书目

名人传

· 全译本 ·

[法] 罗曼·罗兰 著

方悦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名人传 / (法) 罗曼·罗兰著 ; 方悦译. —南昌 :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8.1

ISBN 978-7-5500-2561-5

I. ①名… II. ①罗… ②方… III. ①贝多芬(
Beethoven, Ludwig Van 1770-1827) - 传记 ②米开朗琪罗
(Michelangelo, Buonarroti 1475-1564) - 传记 ③托尔斯
泰(Tolstoy, Leo Nikolayevich 1828-1910) - 传记 IV.
①K8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301934 号

名人传

[法] 罗曼·罗兰 著 方悦 译

出品人 杨建峰
出版人 姚雪雪
责任编辑 周振明
美术编辑 松雪王进
制作 王进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址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 898 号博能中心 A 座 20 楼
邮编 330038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张 10.5
版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字数 227 千字
书号 ISBN 978-7-5500-2561-5
定价 32.00 元

赣版权登字 05-2017-516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邮购联系 0791-86895108

网址 <http://www.bhzwjy.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影响阅读,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前 言

罗曼·罗兰（1866—1944），法国思想家、文学家。他早期从事戏剧创作，歌颂过去时代的英雄。20世纪初，他开始陆续发表名人传记：《贝多芬传》（1903）、《米开朗琪罗传》（1906）和《托尔斯泰传》（1911）等，这些传记无论在当时还是后世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此外，他创作的长篇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于1913年获得法兰西学院的文学奖。1915年，为了表彰“他的文学作品中的高尚理想和他在描绘各种不同类型人物所具有的同情和对真理的热爱”，罗兰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

《名人传》里的三人，一个是德国的音乐家贝多芬，一个是意大利的雕塑家、画家、诗人米开朗琪罗，另一个是俄国作家、思想家、文学家列夫·托尔斯泰，虽然各自的事业不同，贡献不同，所处时代和国家也不同，但他们都是伟大的天才，都是各自领域里的伟人。他们在肉体和精神上经历了人生的种种磨难，却为创造不朽的杰作贡献了毕生的精力。他们或有病痛的折磨，或有悲惨的遭遇，或有内心的情感矛盾，或三者交叠加于一身，深重的苦恼几乎窒息了呼吸，毁灭了理智。他们之所以能坚持自己艰苦的历程，全靠他们对人类的爱，对人们

的信心。贝多芬供大家享乐的音乐，是他用痛苦换来的欢乐。米开朗基罗给后世的不朽杰作，是他一生血泪的凝聚。托尔斯泰在他的小说里，描述了万千生灵的渺小与伟大，描述了他们的痛苦和痛苦中得到的和谐，借以传播爱的种子，传达自己的信仰：“一切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上帝生存的人。”“当一切人都实现了幸福的时候，尘世才能有幸福存在。”

三位名人都是人类历史上极富天才而建功至伟的人物，作者紧紧把握住这三位艺术家的共同之处，着力刻画他们在坎坷、困顿的人生征途上历尽苦难而不改初衷的心路历程，凸现他们崇高的人格、博爱的情感和广阔的胸襟，从而谱写了一阕“英雄交响曲”。

2018 年 1 月

目 录

贝多芬传 / 001

贝多芬传 / 003

贝多芬的遗嘱 / 039

书信集 / 044

思想集 / 059

米开朗琪罗传 / 063

序篇 / 065

上篇

斗争 / 077

下篇

舍弃 / 127

结束语 / 176

托尔斯泰传 / 183

托尔斯泰传 / 185

托尔斯泰的遗作简析 / 300

亚洲对托尔斯泰的反响 / 308

托尔斯泰逝世前两个月 / 322

贝多芬传

Ludwig van Beethoven

在他心中，善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爱和自由就是他追求的一切。即使为了国王的宝座，他也绝不会背叛真理。

——贝多芬（1792 年手册）

贝多芬传

矮小强壮，一副像运动员似的结实骨架，这就是他给人的第一印象。年轻的时候，他有一张土红色的阔脸庞。到了老年，他的脸色变得蜡黄而病态，尤其是冬季，当他长时间被困于屋内，远离田野的时候。

他头发乌黑而浓密，密得似乎梳子都不能通过。头发经常戗立着，像“美杜莎头上的蛇”。他的双眼经常闪烁着一种神奇的力量，让所有看到它的人都感到震慑。因为他的两只眼睛经常会在他的褐色悲壮的脸上放射出粗野的光芒，所以很多人以为他的眼睛是黑色的。其实他的眼睛是蓝灰色。这两只很小的、深陷的眼珠在兴奋或激愤时会突然变大，在他的眼眶里转动，投射出他那带有奇怪想法的全部思想。有时，他的眼睛也会朝天空投去一抹忧愁的目光，那是他的深思和忧虑。

他的额头宽大突起，鼻头宽而短，脸型像狮面。他有一张轮廓相对细腻的嘴，下唇稍微有些超出上唇。他的牙床非常坚固，好像连核桃都能一口咬碎。他的右下颏有一个深深的酒窝，使脸型非常不对称。

英国钢琴家莫切特斯说：“他经常努力面带甜蜜的笑容与人交谈，这种神情能给人以鼓舞。与之相反，他的笑却有些不对劲儿，显得粗野、难看，但他的笑声很短。”——其实，他是一个很少发出欢乐笑声的人，所以笑容才会那么生涩。

他的表情经常很阴郁，表现出“一种发自内心的，致命的哀伤”。1825年，德国诗人勒斯托巴说起自己看见“他温柔的眼睛及其揪心的痛苦”时，要竭尽全力地忍住流泪。一年后，别莱恩·冯·布劳恩塔尔在一家小酒店遇到他，他坐在一个角落里，双目紧闭，用一根长烟斗抽着烟，这是他的习惯，一直到死都保持着，而且还与日俱增。有朋友跟他打招呼，他凄然一笑，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小的记录本，并用聋子特有的尖声让对方把想说的写下来……

他的脸色变化不定，有时突然有了灵感的时候，即使在大街上，这种神情经常使他身边的行人大惊失色。有时，他正弹琴时被人撞见，他这时的表情就会是：“面部肌肉隆起，青筋暴突；野性的眼神变得格外地吓人；他的嘴唇发抖，俨然一种被自己招来的魔鬼制伏的巫师的神态。”那种情形就像莎士比亚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尤利乌斯·贝内迪克特形容这种状况时说 he 像“李尔王”。

1770年12月16日，路德维希·冯·贝多芬出生于科隆附近波恩的一所破屋的阁楼上。他祖籍弗朗德勒，父亲是个没什么才华且又酗酒的男高音歌手。他的母亲是个女仆，一个厨师的女儿，她的初嫁对象是一个男仆，丧夫后改嫁给贝多芬的父亲。

贝多芬的童年充满苦难，缺少像莫扎特那样被家庭温馨呵护的温情。对于贝多芬来说，人生从一开始，就向他显示出一场凄惨而残暴的战斗。他父亲想开拓他的音乐天赋，把他当作一个神童炫耀。贝多芬四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就让他每天练九

个小时的羽管键琴，有时让他练小提琴。贝多芬被关在房间里，感受着那无法逃避的沉重压力。强大的压力使贝多芬差一点儿永远厌恶艺术，父亲甚至需要使用暴力才能使贝多芬学习音乐。

贝多芬还在年幼的时候，就不得不为自己的生计去赚钱，以获得每天需要的食物，承担那些来得太早的生活重担。十一岁时，他进了剧院乐团。十三岁时，当了管风琴手。

1787年，十七岁的贝多芬失去了他最尊敬的母亲。他后来在1789年9月15日写给奥格斯堡一带的沙德医生的信中写道：“她总是善良地对我，我爱她，把她当作最好的朋友。啊，当我喊着‘妈妈’这个亲切的称呼，而她又能听见的时候，我是多么幸福啊！”她死于肺结核，贝多芬以为自己也染上了这个病，他常常觉得不适，而且患上了比病痛更加残酷的忧郁。

十七岁时，贝多芬成了一家之主，担负起对两个弟弟的教育责任。他不得不羞愧地要求酗酒成性的父亲退休，因为他的父亲已经无力掌管门户。为了避免父亲乱花钱，人们把他父亲的养老金都交给了他。

这些悲惨的事情在贝多芬内心深处留下了深刻的印痕。他在波恩的一户人家那里找到了一个亲切的依靠，那户人家就是布勒宁一家。他们是贝多芬一直尊重并感恩的人。可爱的埃莱奥诺雷·德·布勒宁比他小两岁。他教她音乐，并领着她学习诗歌。她是他童年的伙伴，或许两人之间已经有了一种挺温柔的感情。埃莱奥诺雷后来嫁给了维卡洛医生，他们夫妇都是贝多芬的好友，他和他们夫妇之间保持着一种淡然的友情。这一点从维卡洛和埃莱奥诺雷与他的书信就可以证明。当三个人

都垂垂老矣的时候，友情更加动人，而他们的心灵仍和从前一样的年轻。

尽管贝多芬的童年非常悲惨，但他对童年和童年待过的地方始终保留一种温馨而凄凉的记忆。后来，他被迫离开波恩，几乎在维也纳度过了一生。虽然身处大都市维也纳及其近郊，他也从未忘却莱茵河谷。他称之为“我们的父亲河”的庄严的莱茵河，是那么活跃，几乎带有人性。莱茵河就像一个巨大的灵魂，让无数的思想和力量在河里流淌。

在贝多芬看来，没有任何地方比亲切的波恩更加美丽，更加威武，更加温柔。莱茵河既温柔又汹涌的河水浸润着波恩浓荫掩映、鲜花遍布的堤坝。贝多芬在这里度过了他的前二十年，在这里形成了他的少年心灵之梦——那一片片草原好似懒洋洋地漂浮在水面上，雾气笼罩着的白杨、矮树丛和垂柳以及果树，都把它们根浸在静寂但湍急的水流中……还有那些村庄、教堂、墓地，懒洋洋地睁着好奇的眼睛俯瞰着河岸……而在远处，蓝色的七峰山在天穹里绘出昏暗的身影，山上已成废墟的古堡矗立着，显现出瘦削而古怪的轮廓。

贝多芬的心永远维系在这片土地上面，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仍梦想着再见到它，“我的祖国，我那生死牵挂的故乡，它一直是我心底最美的风景。在我眼里，它的形象总是那么美丽，那么明亮，就像我当时离开的时候一样”。但他未能得偿所愿。

革命风暴席卷欧洲，贝多芬的心也被它占据了。波恩大学是新思想的中心，1789年5月14日贝多芬注册入学。他听后

来的下莱茵州检察官、著名的厄洛热·施奈德教授的德国文学课。当巴士底狱被攻克的消息传到波恩时，施奈德在课堂上朗诵了一首充满激情的诗，激起了同学们的热情。第二年，施奈德印行了一部革命诗集。贝多芬和布勒宁家人就早早地预订了这本诗集。

1792年11月，战争蔓延到波恩，贝多芬离开了波恩，前往德意志的音乐之都维也纳。在途中，他遇到向法国挺进的黑森军队，爱国之情油然而生。1796年和1797年，贝多芬谱出了两支战斗之歌：《行军曲》和《我们是伟大的德意志民族》，这两首曲子是根据弗里贝格的战斗诗谱写的。贝多芬本来想歌颂大革命的敌人，但是他自己已经被革命征服了，全世界都被大革命征服了。从1798年起，尽管奥地利和法国的关系紧张，但贝多芬仍同法国人、法国大使馆、刚到维也纳的贝尔纳多特将军有密切的往来。在交往之中，他与共和派之间的感情更加坚定，而且在他以后的岁月中，这种情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在这一时期，施坦豪泽为贝多芬画了一张像。在这张像中，贝多芬当时的形象如在眼前。这幅画像就如盖兰画的波拿巴·拿破仑画像较之别的画像一样有特点，他的脸严肃而庄重，显示出对战争的勃勃野心。画中的贝多芬比实际年龄略显年轻，瘦瘦的，笔挺的，高领口使他头颈僵直，目光显示出不屑和一点儿紧张。

贝多芬知道自身的意志所在，他对自己的力量坚信不疑。1796年，他在日记中写道：“我虽然身体虚弱，但是意志坚定，我的天才必将引导我取得胜利……二十五岁，正是创业的

时候。我已经二十五岁了！……人必须在这一年显示出他的整个人来。”伯恩哈德夫人和格林克说他很高傲，举止粗俗，神情阴郁，他说话时口音很重。但是，唯有几个密友了解他藏匿在这种傲然笨拙下那颗善良的心。他在给维卡洛写信时，第一个念头便是：“譬如说，我看见一个朋友手头拮据，如果我在经济上无法立即接济他，我只要坐到书桌前，不多一会儿工夫，就能使他摆脱了困境……你看这有多么美妙。”随后，他又写道：“我的艺术是为穷人而作，我的目的是为了维护穷人的利益。”

但是，在1796年到1800年，苦痛已经敲响了贝多芬的门，疾病缠住了他，不再离去。他的耳朵的重听现象严重起来。耳朵里昼夜不停地嗡嗡直响，听力越来越差，内脏的毛病也使他痛苦不堪。他有好几年没把这事告诉任何人，即使是他最亲密的朋友。他总躲着别人，独自深藏着这个可怕的秘密，免得自己的残疾被人发现。直到1801年，他再也瞒不住了，他绝望地告诉了他的朋友中的两位：维卡洛医生和阿门达尔牧师。

他在写给阿门达尔牧师的信中写道：“亲爱的、真诚的、慈善的阿门达尔……我真的希望你能守候在我身边！你知道吗？你的好友，贝多芬，真是太不幸了。我曾以自己具有天赋的听力为自豪。然而，这个听力却在日渐衰退，以至于几乎听不见了！我们常在一起的那阵子，我就已经感觉到一些征兆了，但我一直瞒着。但这之后，情况却越来越糟糕了……

“能治好吗？我当然是抱有这种幻想的，但是希望又是多么渺茫啊。这类疾病是无法医治的。我不得不悲惨地生活

着，躲开我挚爱的、对我的生命来说弥足珍贵的所有一切，生活在一个悲惨、自私的世界里！……

“我得栖身在凄惨的听天由命之中！当然，我想过要战胜所有这些灾祸；但那又怎么可能呢？……”

贝多芬在写给维卡洛的信中说：“……我过着一种凄惨的生活。两年来，我不得不避开所有的交往，因为我不能与人交谈：我是个聋子！如果我从事的是其他什么职业，这种情况也许还可能维持；但是在我工作的这一行里，这无疑是一种可怕的情况。

“我的敌人不少，他们对此会怎么说！……在剧院里，我必须坐得特别靠近乐队，不然就听不见演员们在说什么。如果我坐得稍微远一点儿，我甚至连乐器和歌声的高音都听不见……当别人说话很轻声时，我几乎听不见；但是当别人大声喊叫时，我又忍受不了……我时常诅咒自己的一生……”

“帕朗特克引导我听天由命。但如果有可能的话，我却愿意向命运挑战。但是，在我一生中的有些时刻，我只是上帝最可怜的造物……听天由命！多么伤心的避难所啊！然而，这却是我所剩下的唯一的路！”

贝多芬的这种悲剧式的愁苦在他这一时期的一些作品中有所表现，如作品第十三号《悲怆奏鸣曲》（1799年），特别是作品第一号钢琴曲《第三奏鸣曲》（1798年）。令人惊讶的是，并非所有作品都带有这种愁苦。他还有许多作品，比如说1800年谱写的那首表现欢乐节奏的《七重奏》和表现出清澈节奏的《第一交响乐》，乐曲中都洋溢着无忧无虑的年轻情怀。

心灵极其需要欢乐，当它没有欢乐时，就得自己制造欢

乐。当在现实生活中只能感受到残酷时，它便逃避现在，追忆过去。过去的幸福时光不会在短时间内消失，它的光芒不复存在之后仍将长久地照耀着。

在维也纳孤单遭难的贝多芬，常沉浸于对故乡的回忆之中。他当时的脑海中充满了对故乡的思念。《七重奏》中以变奏曲出现的行板的主题，就是一支莱茵歌谣。《第一交响曲》中表现出贝多芬青少年时期对梦想的憧憬，是他赞美莱茵河的作品之一。整个乐曲表现出一种快乐、闲散的旋律，人们从中可以品味到取悦于人的欲念和希望。

然而，在《引子》中，在有的段落中，贝多芬通过低音乐器的明暗对比，在荒诞的谐趣曲中，表现出他那天才的潜力。他的目光预示着未来，展露在青春的面庞上，就像波提切利在《圣家庭》中的婴孩儿的眼睛，人们从中已经可以窥视到不久将至的悲剧了。

除了这些肉体的痛苦，他还有另一种苦痛。维卡洛说他从未见过不抱有强烈热情的贝多芬。这些爱情似乎一直是纯洁无邪的，激情和欢娱之间毫无连接关系。现在，有一些人经常将这两者相提并论，却不知道这正是显示出他们的无知，说明他们不懂得什么是激情以及有多么难求。

贝多芬在心灵中有着某种清教徒的东西，粗俗的谈论和思想令他生厌。他对爱情的神圣有严肃的看法。据说，贝多芬对莫扎特表达爱情的方式耿耿于怀，因为后者糟蹋自己的才华去写《堂·璜》。他的挚友申德勒肯定地说：“他带着一种童贞度过了一生，从没有过任何缺德而需要责备自己。”这样的一个人是生来就要受爱情的欺骗的，是爱情的受害者，他的确

如此。

他不断地痴情地投入恋爱，不断地梦想着快乐，但当梦想破灭，随之而来的便是痛苦的煎熬。他不得不在那种爱情和高傲的反抗的交替中去寻找最丰富的灵感源泉，直到一定的年龄，他激昂的性格才隐忍于悲苦之中。

1801年，贝多芬的爱情的对象似乎是茱丽安·琪亚蒂，他把著名的《月光奏鸣曲》的乐曲（第二十七号之二，1802年）题名献给了她。他在给维卡洛的信中写道：“我现在以一种更温柔的方式生活，并且与人交流得也多了……”

“我之所以发生这么大的变化，是因为我感受到了一位姑娘的魅力。我们两情相悦，这是我两年来第一次拥有幸福时光。”

然而，他却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首先，这段爱情使他进一步感受到自己的残疾之苦，他深刻地意识到自己不可能娶这个非常钟爱的女子，这种情况让他感到进退两难。其次，茱丽安风骚、稚气，却又非常自私，她让贝多芬在爱情中感受到痛苦万分。

1803年11月，茱丽安嫁给了哲仑贝加伯爵。爱情的这种激情如果得不到回应是最能摧残心灵的。而对于贝多芬来说，他的心灵已经被病魔弄得非常脆弱了，还要面对这种激情的崩溃，它有可能把他的心灵给摧残至毁了。

这是他一生中唯一致使他几乎一蹶不振的时刻。他对生命和爱情充满了绝望，他甚至给两个弟弟约翰和卡尔写遗嘱，遗嘱上标记：“等我死后才能拆阅并执行。”这是反抗的和撕心